

虎妞形象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刘镇伟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虎妞是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之一。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一直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虎妞与祥子的关系及虎妞对祥子悲剧命运的影响程度上。新时期以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学界从性别、文化、社会角色等多重视角对虎妞的形象进行了全面解读。因此,有必要对虎妞形象的研究,尤其是研究立场和视角作一回顾,以形成对这一问题比较完整的理解和领悟,同时为认识和研究人物形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骆驼祥子》;虎妞形象;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84-02

一、虎妞形象研究的历史回顾

新时期以来,整个文化界的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老舍的文学地位也得到了重视,对老舍的研究也开始复苏。在对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的研究中,虎妞形象研究的变化值得深思。虽然新时期以来对老舍的作品大都进行了重新审视,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一般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骆驼祥子》的阐释大多被置于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从阶级的角度分析,把人物之间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的对立,把虎妞看成是剥削阶级,看成是加速祥子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得知,20世纪80年代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由于视角、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随着老舍研究的深入和成熟,学术研究走向自觉,在90年代实现了由文本研究向人本研究的转换,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已由以往单纯地关注文本向关注文本与人本的结合转变,并且更加倾向于从人本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虎妞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总的来看,对于虎妞形象研究的主要视角及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 性别与叙事修辞视角

《骆驼祥子》以祥子的人生经历为主线,通过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揭示了阴暗的旧社会对健康人性的摧残。这种创作无疑是站在祥子立场上的一种男权视角,这种男权视角,引导读者和批评者顺应男权意识的审美惯性,把虎妞推向了道德化的审判席,从而夸大了虎妞对祥子的精神伤害。从性别的视角来看虎妞的形象,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去理解虎妞的形象,我们不难发现,虎妞形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积极的启蒙意义,她是一个男权主义社会的反抗者、挑战者。从性别与叙事修辞视角来看,《骆驼祥子》在完成对黑暗旧时代与国民性的批判的启蒙叙事的同时,也因为性别视角的欠缺而忽略了女

性自身的本能需求,忽略了对女性人性与生命价值的理性关怀。作者的叙事多聚焦于祥子的内心,却极少聚焦于虎妞的内心。将“性别”概念引入叙事文本,可以发现种种象征性的叙述早已成为男性视角框定女性形象自觉的叙事修辞策略。

(二) 文化观念与原型批评视角

关注虎妞性格形成的多重文化构成,引入文化视角的概念,注重揭示作品的文化蕴涵,包括揭示作者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全面认识虎妞形象是虎妞形象深入研究的又一突破。新世纪以来,从虎妞性格形成的多重文化构成以及传统文化观念对虎妞的批判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虎妞的形象。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城希从北方、都市与京城文化、商人家庭与商业文化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虎妞性格的形成。他特别指出:“虎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传统女性,面对两性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时所表现出的意识、观念与行为无一不在传统文化规定的范围之内。”从文本出发,细读文本我们就可以发现,虎妞在反抗的过程中还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婚姻与家庭观念,同时也严格遵守了传统的婚姻形式。如虎妞出嫁时就完全遵从了传统仪式:布置房子、找轿子、选日子等都是对传统观念的明显表现。也有论者从传统文化观念出发,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分析了老舍运用的原型叙事。徐步军从原型批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狐狸精”和“因果报应”原型在《骆驼祥子》中的变形和置换。他指出:“‘狐狸精’和‘因果报应’这两个原型的运用,是为塑造虎妞这一人物形象服务的……作者通过变了形的‘狐狸精’原型和置换的‘因果报应’原型对虎妞进行刻画,着力表现虎妞性格和行为的负面因素,强调其是造成祥子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论者从老舍潜在的文化观念的角度切入,从祥子与虎妞的关系出发,分析梳理了《骆驼祥子》创作的文化原型,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独到的。

从文化观念和原型批评视角去深入探讨虎妞的形象,是虎妞形象深入研究的表现,也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这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虎妞形象。

(三) 社会角色与悲剧成因视角

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中不同的多重社会角色也必然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虎妞也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着多重的社会角色,其复杂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她命运的悲剧性。

新世纪以来,有学者从虎妞的社会角色的角度来阐释虎妞的悲剧形象。倪娜从虎妞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下的特殊遭遇分析了这一人物形象。她认为:“残缺、畸形的人生经历造成了虎妞心中爱的缺失与对爱的误解,也由此导致了对祥子的无心伤害和自己的悲剧命运。”逢增玉也指出:“虎妞不但在丑恶的社会、家庭中被扭曲了心灵,更要面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歧视与抛弃。”虎妞作为女儿与女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就连作为人妻也不能得到祥子的认可。

关注虎妞的社会角色,理解虎妞生活的社会环境,注重虎妞悲剧的成因,是虎妞形象研究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领悟虎妞形象的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对虎妞形象研究的反思

回顾研究历史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所在。回顾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取经验,发现问题,以获得一定的启示和借鉴。回顾虎妞形象的研究,倍感深切的是学术研究应该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认真科学地对待研究对象,要有感情投入,但不可以以感情好恶代替理性分析,要客观公允地审视、评价研究对象。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应该力求接近、走进作品,走进作品的原意。对《骆驼祥子》中虎妞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角度不同,立场不一。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男权的视角出发,这样的研究反映了一些研究者对长期以来尊崇的“典型学说”的墨守成规。由于受这一习惯的影响,早期对于虎妞的研究有失公允,虎妞并未得到公正与全面的评价。对虎妞个性中“美”的成分进行了否定或者说忽略,注重了虎妞形象的主要方面,而忽略了其次要方面。笼统的“印象式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甚为流行,因此,虎妞形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与公允的评价。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和辩论使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诸如性别、文化观念、叙事修辞、原型批评、社会角色、悲剧成因等对虎妞形象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透视,在人物形象的认识上打破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一模式,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和领悟。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与突破,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已不再单一,视野已更加开阔。笔者认为,对人的研究,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决不是文学一门学科,它有赖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比较学以及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结合,提出更多的问题,试图解决更多的问题,惟有如此,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够更加全面深刻,不失公允。对于虎妞的研究,还有一些视角值得我们去挖掘,如比较视角。比较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法,比较视角的老舍研究在新时期呈现了一定的影响和气势,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了老舍与外国文学的渊源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而对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在虎妞形象的研究上更为罕见,很少有学者能够从比较学的视角去分析、对比虎妞的形象,分析虎妞的处境,分析虎妞悲剧的独特意义,诸如分析虎妞与小福子这两个女性悲剧的实质与差异。

虎妞是在一个多重文化背景下具有多重文化构成的复杂的女性形象,只有从虎妞自身所处的直接生活环境,特别是她所处的时代与文化传统来理解,才能够进入她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虎妞这一类女性的性格与命运。把她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认真分析,从她的社会角色和其作为艺术形象的审美角度来看,她集真、善、美与假、丑、恶于一身,她将多种复杂因素与矛盾多层次多角度地融为一体,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典型,她命运的悲剧性更多的被掩盖在她的粗悍之下,而作为一位女性,正是她的粗悍才更加显示了她的悲剧。作为学人,有必要审查、审视影响学术工作的所有因素,理解特殊历史境遇中的特殊历史选择。

总之,新时期以来,对虎妞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的研究由起初的视角单一、关注程度小、思维方式局限发展到今天的视角多元、方法多样、思维活跃,这对于老舍全面深入地研究与认识也是一个可喜与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研究的更加深入、多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对于虎妞这一独特艺术典型的研究还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突破。

[注 释]

李城希:《性格、命运与问题:虎妞形象再认识》,《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徐步军:《原型批评视角下的〈骆驼祥子〉》,《名作欣赏》,2007年第20期。

倪娜:《爱的缺失与误解——对〈骆驼祥子〉中虎妞形象的再思考》,《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3期。

逢增玉:《对虎妞形象及其与祥子关系的再思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